列傳卷第四九　元史一百六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敕修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忽蘭吉隷皇子闊端爲質子從攻西川辛丑以功爲管軍總領兼總帥府知事從征西番南澗有功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忽蘭吉佩銀符爲管軍千戶都總領佐汪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

劉都統率衆謀焚利州少市次青山忽蘭吉以伏兵
取之俘獲甚衆都元帥阿荅忽以聞陞本帥府經歷
兼軍民都彈壓丙辰憲宗更賜金符仍命爲千戶都
總領戊午忽蘭吉以兵先趨劍門覘伺宋兵運糧於
長寧追至運曲埧奪之俘將校五人而還憲宗南征
忽蘭吉掌橋道饋餉之事有功賜璽書從攻苦竹隘
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張寔招降長寧清居
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十一月大獲山守臣楊大淵
納款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衆不知所爲德臣
諭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之廼單騎至
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
卒引入甲士環立忽蘭吉下馬執大淵手謂之曰上方
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
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也遂
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
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
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
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
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靈命脈所寄故不知其
懼憲宗悅賜壽蜀酒大淵遂以故官青郡都元帥聽

命而民得生全憲宗命忽蘭吉與怯里馬哥領戰船
二百艘於釣魚山奪其櫂艘四百最憲宗次釣魚山
忽蘭吉作浮梁以通往來己未與怯里馬哥札胡打
魯都赤明闊术領蒙古漢軍二千五百略重慶六月
總帥汪德臣遣軍命忽蘭吉以其軍殿後宋兵水
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軍皆青居人賞賚獨厚遂與
[illegible]都元帥守青居治城壁儲芻糧招納降附宗王
穆哥承制命忽蘭吉佩金符爲鞏昌元帥中統元年
德臣子惟正襲總帥至青居五月忽蘭吉等赴上都
時渾都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蘭吉亟還與汪

良臣整所統二十四州兵追襲之十月從宗王哈必
赤等與合紬忽石溫之地力戰殺渾都海等於陣餘
黨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鞏昌後元帥賜金帶鞍馬
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番點西嶺汪惟正帥師襲之
至怯里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番詔宗王只
必鐵木兒以答剌海察吉里速木赤將蒙古軍二千
忽蘭吉將總帥軍一千追襲火都于西番十月擒之
四年首將答剌海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忽蘭吉
不受問其故對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
氏萬軍已佩之臣何可復佩帝是其言命於總帥

汪惟正下並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六月合
機叛於西蕃帝命好里燕納與惟正追之松州忽蘭
吉以千騎先往執答機至元元年入覲命與同僉總
帥汪良臣還蜀守青居是時國兵猶與宋兵相持于
釣魚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賽典赤令忽
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覘之關寨中
撥老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三百級得馬二百八十都
元帥欽察等家屬百餘口先爲宋兵所得亦奪還之
四年以本職充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處蒙古漢軍
兼元帥參議六年賜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

討使以軍三千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
梁平山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
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
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來攻失
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
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
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
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
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讒
信賞必罰脩内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

則邊陲無虞矣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
事十一月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輒勝
十二年引兵略重慶復取瀘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
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禿魯叛于六盤山忽蘭吉以
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于六盤敗禿
魯于武川俘其孥還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
軍都尉兼屯田守衛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撫使夔
東招討如故入覲賜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蘭
吉請以先受筆昌元帥之職及虎符與其弟庭望二
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二十一年奉旨與參政曲

里吉思僉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進取五溪蠻
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往
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曲里吉思惟正一
軍出黔中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
州忽蘭吉一軍自夔門會合十一月諸將鑿山開道
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
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諸蠻酋長率衆來降獨散毛
洞潭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二十三年入覲以老病
乞歸田里帝憫之得還奉旨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
蘭吉之功請用前職特授商議本省軍事二十七

年壽資善大夫遷授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左丞商議
軍享食左丞之祿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謚襄
敏

李庭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
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
權管軍千戶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
艘來援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相持七日庭
請將步騎自岸請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將孚

主把元帥阿朮行省承制授以益都新軍千戶宋襄
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
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殺二人槍折倒持四
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裹創力戰敵
之八年春真除益都新軍千戶賜號拔都兒與宋兵
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而止
九年春攻樊城外郛砲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遂
從攻襄陽東堡砲傷右肩焚其樓櫓破一字城文煥麾
下有前山王總管者驍將也庭設伏誘擒之以功授
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填城壕立

雲梯衝上矢石如雨庭慶守砲壘城下絕而復甦累
創尋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奪城破襄陽降以功
受金虎符爲管軍總管十一年九月從伯顏發襄陽
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築新郢以遏
我軍黃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堡
設守備爲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盪舟而進至沙
洋新城砲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砲墜城下矢貫于
胃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以功
加明威將軍授益都新軍萬户師次漢口宋將夏
貴以艦截江而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

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
軍渡江武磯堡亦破遂從阿朮轉戰至鄂州順流而
東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
宋軍潰以功加宣威將軍宋兵斷眞州江路庭焚其
船二百餘擊斬其護岸軍聞夏貴欲由太湖援臨安
亟出兵逆戰裕溪口敗之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
門而入十三年春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護其
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唐兀台等防護宋主
赴燕世祖嘉其勞大宴命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
之上賜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仍諭之曰劉整在時

不曾令坐於此爲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汝子孫宜謹志之勿忘繼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憲者汝其往征之乃別降大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仍命其次子大椿襲萬戶職庭至哈剌和林晃兀兒之地越嶺北與撒里蠻諸軍大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磧而還諸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啓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塔迷兒河擊走其餘黨兀斤末台要木忽兒等河西悉平十四年入朝世祖勞之賜以益都居第稟河官莊鈔萬五千貫及弓矢諸物拜福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闕備宿衛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益都召拜中書左丞司農卿不赴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麾諸軍圍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脅暈創復戰帝遣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

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
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
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
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
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
命與月兒魯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帝既南還
庭又親獲塔不台金剛奴以功加龍虎衛上將軍遙
授中書省左丞二十五年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干復
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荅討之大小數十戰
弗克而還既而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脇及右股追

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砲夜濟上流發之馬皆驚
走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抗
蘇俘斬二百餘人哈丹禿魯干走高麗死蘇資德大
夫尚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官其長子大用仍賜鈔
二萬五千貫庭因奏今漢軍之力困於北征者依江
南軍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
為令宗王海都將犯邊伯顏以聞帝命月兒魯與庭
議所以為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
中賴其用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
諸衛屯田事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

等定策立成宗，庭賜黃之，功居多。成宗與太后眷遇
其至，每進食必分賜之，大宴仍命序坐於左手諸王
之下、百官之上，賜以珠帽、珠半臂、金帶各一，銀六錠，
莊田、諸物稱是。奉旨整點戶淅軍馬五百三十二所
還。至是，成宗親授以衣，慰勞之。初，武宗出鎮北邊，庭
請偕行，成宗憫其老，不許，賜鈔五萬貫，依前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兼後衛
親軍都指揮使。奉旨北征，懷都至野馬川而還，餘有
中使傳旨拘漢軍之馬以濟北軍，且令其[illegible]行，
[illegible]諸物庭，因感疾，詔內醫二人診視之。疾稍間，居從

上右特降旨存䘏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
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益國
公，謚武毅。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大椿，襲
職，佩金虎符，爲宣武將軍、簽都新軍萬戶，戍建康；大
誠，襲職，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剌渾，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
勇。太師國王木華黎兵南下，居民被虜，蠡守閉城自
守。彬謂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棄民自保，吾與
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數百家詣木

華黎請降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旣而州破獨拔其
同降者得免弼長通國語膂力絕人能挽强弓皇弟
鬻石爲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潼關守將三
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
弼從鑄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
祖召之試以遠垜連發中的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
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
出挑戰射殺二人因橫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
退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
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以功賜銀

及錦衣金鞍陞懷遠大將軍副萬戶遂從丞相伯顏
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聞賜金
虎符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
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奪走之伯顏登南岸
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而東至大
孤山風大作伯顏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風立止兵駐
瓜洲阿塔海言揚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選
驍將守之伯顏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弼遣以
數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強未可易
也弼曰吾柵揚子橋據其所必爭之地才乘未固必

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負束
薪塡塹爲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檑木發石擊之
殺千餘人才乃退爲出兵擊之會相威阿术兵繼至
大戰才敗走擒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
夜至爲三戰三勝天明才見爲兵少進迫圍爲爲復
奮擊之騎士二人挾火鎗刺爲爲揮刀禦之左右皆
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爲殿後敵
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煥以
揚州降使麥术丁受其降於南門外而爲從數騎由保
城入揚州出南門與之會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將

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户冬遷黃州路
宣慰使十五年入朝陞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爲平
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盜起爲從討誅其親黨數十人
脅從者宥之江州宣課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
閉門罷市爲言罷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二
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湧貴爲即發粟十萬
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爲曰吾豈不
可若官虧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
得不飢改淮東宣慰使爲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

荒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二十六
年平台州盜楊鎮龍尋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
入朝時世祖欲征爪哇謂弼曰諸臣為吾腹心者少
欲以爪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
九年遷授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二
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統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
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
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
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

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
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爪哇與鄰國葛郎構怨爪
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剌已為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
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
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
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當走
歸國高興言爪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
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亦黑迷失各將
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
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并取

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
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戶捏只不丁甘
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
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
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
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
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事具高
興及爪哇國傳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
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弼
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

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
之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陞平
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卒于家年八十
六

高興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薊徙汴曾祖拱之祖
子洵世以農爲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
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
跳踉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
十一年冬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

下且奇興相貌以甥生妻之十二年丞相伯顏伐宋
至黃州興從奕出降伯顏承制授興千戸從破瑞昌
之烏石堡張家寨進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
專將一軍常爲先鋒宋張濡殺使者嚴忠範等於獨
松關伯顏使興討之師次溧陽再戰斬其將三人士
卒三人擄四十二人遂破溧陽斬首七千級授金符
爲管軍總管從戰銀墅斬宋將三人士卒二千人拔
建平斬其總制二人虜知縣事黃君澤由間道奪獨
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十三年春宋降伯顏北還留
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劉
怡濡婺二州已降復叛章焴自爲婺守興以五千人
討之七戰至破溪相持四十餘日興兵少不敵力戰
潰圍出至建德境與援兵合復進戰蘭溪斬首三千
級復取婺州擒章焴斬之進戰衢城下斬首五百級
獻魏福興等七人于行省餘盡戮之衢州平追宋嗣
秀王與擇入閩與擇據橋陣水南興率奇兵奪橋進
戰殺其觀察使李世達斬首三千餘級擒與擇父子
及其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疋下興化降宋
參知政事陳文龍制置印德傳等一百四十人軍三千

水手七千獲海船七千餘艘還鎮國上將軍管軍萬
戸十四年春還鎮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討使
東陽玉山群盜張念九強和尚等殺宣慰使康祐於
新昌興捕斬之復從都元帥忙古臺平福建漳三州
陳敏陽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詔忙古臺立行省於
福建興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政和人黃華
邵武人高日新高從周聚衆叛皆討降之以招討使
行右副都元帥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
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
素貧賤今享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帝

悅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乞官之帝命自
定其秩頒爵賞有差遷興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
金線鞍轡奉省檄討處州福建及溫台海洋群盜平
之十七年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二年不
能下詔以興爲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與都
元帥完者都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
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
其矢石殆盡乃燃薪焚其柵遂平之斬賊魁及其黨
首二萬級十八年盜陳吊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
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嶺興上

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擊下擒斬之漳州境悉平十
九年入朝賜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
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黃華復叛有衆十萬興
與戰于鉛山獲八千人華急攻建寧興疾趨與福建
軍合獲華將二人華走江山洞追至赤巖華敗走赴
火死二十一年改淮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婺州盜施再十改浙東道宣
慰使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捕
斬柳分司於婺州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鷂
溫州盜林雄興潛由青田擣其巢穴戰葉山擒老鷂

及雄等二百餘人斬于溫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盜
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罷福建行省以參知政事行福
建宣慰使諭漳州盜歐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
左丞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黥使者
孟琪詔興為平章政事與史弼亦黑迷失帥師征之
賜玉帶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畝三十年春浮
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爪
哇主婿土罕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
當事見弼傳又諭降諸小國哈只葛當子昔剌八的
昔剌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人深入虜昔剌丹

不合還至荅哈城史𢇁亦黑迷失已遣使護土罕必
闍耶歸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討土罕必闍耶果
殺使者以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卻之遂誅答只葛
當父子以歸詔治緃亦哇荅𢇁與亦黑迷失皆獲罪
興獨以不預議且功多賜金五十兩成宗即位復拜福
建行省平章政事賜玉帶大德三年汀州總管府同知
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盡得其誣狀阿里伏誅
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伯顏入
宿衛四年遣使賜海東白鶻蒲萄酒良藥八年授樞
密副使十年進同知樞密院事皆兼平章政事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
事賜以先朝御服仁宗寵眷勳舊賜與尤厚皇慶二
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王子久
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忻古台襲
萬戶伯顏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總
管寶哥治書侍御史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也姓烏古倫後入中州改
姓劉氏父德寧爲宗王斡臣必闍赤授管領益都軍

民公事國傑貌魁雄善騎射膽力過人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出兵來攻堡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餘級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襄陽下從攻樊城破外城火砲傷股裹創復戰平其外城授武略將軍佩金符從破張貴兵匱門鬬戰甚力再攻樊城被傷數處血戰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矢以寵之從伯顏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不得下伯顏謀取黃家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加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虎臣丁家洲戰甚力進萬戶復從阿术取進南別軍楊子橋扼宋兵道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張林宋將張世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繩聯戰船碇江中以示必死阿术率諸軍進戰萬戶劉琛由江南繞其後國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大潰追奔圌山奪黃鷂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霸都華言敢勇之士也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

密院事選淮南兵使將之平蜀未行會北邊有警加
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衛兵定北方冬召還帝
親解衣加玉帶賜之十五年復將左右中三衛兵戍
先邊詔有不用命者斬之以聞十六年諸王脫脫木
反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
獲其衆萬計脫脫木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
來降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
還帝怒將盡罷大小將校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
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
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矣帝從之盡復其

官以屬國傑征日本會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
東兵會江淮參政伯顏等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黃華
自殺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右丞忽刺出將兵來會語
桐川欲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
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衆果出降二十二年
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改僉院二十三年朝
廷以湖廣重地且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首平湖
南盜李萬二明年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大獠居
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國傑趨擣後寨破
之遂拔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加資

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官軍久不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不如盡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有詔討江西諸盜國傑趍赴之十一月破蕭太獠於陳古水斬數百人進平懷集諸寨賊二十六年春東人挐慶攻閆太獠於清

遠還攻蕭太獠於懷集擒之復攻走嚴太獠四月攻曾太獠於金林又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衆五千人掩殺略盡七月次賀州兵士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難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趍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

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因告別盜鍾太獠居南安十八來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二月龍泉盜復寇酃縣國傑遂還酃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趍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八月永州盜李末子千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上聞國傑進討擒之梟首而還以前後功加湖廣右丞二十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使還軍武昌秋廣東盜再起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二年拔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勝許交趾竟匿不與夏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遠諸撞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三十年入朝帝謂朝

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
命無遷他官俄議問罪交趾加湖廣安南行平章事事
以諸王亦吉列台爲監軍征之未行會帝崩乃止成
宗卽位復置行樞密院於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諸
蠻酋旣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
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
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
不能下至是帝卽位赦天下并赦萬頃等亦不降帝
以命國傑九月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
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十月進
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倍
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
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
溶萬頃之腹心石農坎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
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
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
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
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
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
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班師繼又經畫茶陵

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六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皷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七年春擒斬蛇節宋隆濟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之賞賜甚厚進光祿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千九百兩鈔萬五千錠將士遷官有差命還益都上冢八年還鎮國傑以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平章卜憐吉台率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虜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國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

功如此訃聞帝深悼惜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
大夫司徒柱國封齊國公謚武宜子脫歡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尚憲宗孫女

順治己亥十月初三日
江寧府學教授朱謨校閱

元史列傳卷四十九終

列傳卷第五十　　元史一百六十三

南京國子監祭酒黃儒炳補刊
司業葉燦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
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
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
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
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愼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
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

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
士頋安此耶事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恍親善
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
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時世祖
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
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
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孛得乃
爲使時汪世顯屯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
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
爲直陸挽輿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羡取蜀

之本基於此矣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
造僞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
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
以反誅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
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
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傳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
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
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
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
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

貴人爲請者甚衆德輝不應罪狀既明請者乃慚服
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録囚山西河東行至懐
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
不利於巳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
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
杖其夫而論妾以死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
爲輔遂改安西王相至則覛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
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
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
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
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畧德輝戒之曰宋巳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
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
耳嚮日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既不能正
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僞爲
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堅其不下
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
冦而何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
功哉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
瀘州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

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擊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既亡三宮皆北我朝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以禮義禍福反復譬解之以為汝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為謀者以國有主恥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盍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詗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珏者而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與等導帥幹楊獮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皆曰公昔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

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珪馳馹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兵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德輝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爲弓且詐以雄飛及李氏爲家人由是獲全遂徙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己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還寓潞州雄飛既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于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眞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

爲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荅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旣爲臺官職在直言朕爲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爲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叅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眞等與雄飛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與其黨管如仁等皆伏誅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擊之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國用司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荅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叅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

雄飛爲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歐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歐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寛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間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申等往諭以威德諸徭悉感服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命雄飛爲達魯花赤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于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以子忽辛爲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留雄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參知政事阿合馬用事日久賣官

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躐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不易其節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可謂眞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詰省乞追奪賜物裕宗在東宮聞之命參政溫迪罕諭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耶毋爲小人所詐塔即古阿散請檢核前省錢穀復用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之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誅帝慮校核失當命近臣伯顏閱之中書左丞耶律老哥勸雄飛詣伯顏自辨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

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二十一年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黜姦貪政化大行卒于官子五人師野師諤師白師儼師約師野宿衛東宮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覲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請以師野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爲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愼如此

張德輝

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會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搒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寃其後果得盜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眞定辟爲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正配令充城光州華山農民爲寨以自固天澤議攻之德輝請招之降全活甚衆歲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

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
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
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
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德輝
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
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
規而成之畀付后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
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
相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
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

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
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
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横斂以盡之則民
鮮有不凍餒者矣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
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
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
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
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
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
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

元甚世祖默然曰然則柰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造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有頃奉旨教冑子孛羅等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眞定學校世祖即位起德輝爲河東南北路

宣撫使下車擊豪强黜贓吏均賦役耆耋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西川帥紐鄰重取兵千餘人守吏臾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帝可其請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歲久掩爲家奴悉遣還之爲民二年考績爲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材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四曰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春

旱禱泰山而雨東平賦斂獄繁視河東相倍蓰凡遇
贓奸悉窮之不少貸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
粟十萬解寶合丁議賦蠒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
是誣上以毒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嬬
婦馬氏將鬻其女以代納逋賦分巳俸代償之仍蠲
其額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
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勑按
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其年少
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 使朝
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痛繩之則令不自
安第易其部署選武毅才畧者任之庶使軍政自新
又時委司憲者体究庶革其弊有旨命德輝議御史
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
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
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
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
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
憲者疏烏古倫貞等二十人以聞初河東歉請於朝
發常平貸之并減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並緣
爲姦賦一征十年不勝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輝閱實

戸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然性不喜嬉笑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馬亨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貲雄鄉里亨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爲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稅使河北東西路使王晉辟亨爲掾以才幹稱甲午晉薦於中書令耶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歴經歴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

潛邸甚器之既而籍諸路戸口以亨副八春忙哥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陜西五路俾民弗擾既還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名賜衣九襲癸丑從世祖征雲南留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京兆藩邸分地也亨以寬簡治之不事掊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藍答兒等覈藩府錢穀亨時輦歳辦課銀五百錠輸之藩府道出平陽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則必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焉避而遇之阿藍答兒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撫汝罪耶對曰

無害願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係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克公用及僦公廨輦運脚價爲不應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更賜銀三十二鋌己未從世祖攻鄂州泊北還遣亨馳驛往西京等處罷所僉軍并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復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陝西四川立宣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時阿藍答兒等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挺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尋建行省命亨廉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與元畜糧五萬石欲轉餉太安軍計備右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內艱以攝省府事強起之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無勞民傷財之嘆興元判官費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白省府欲以法繩之反誣購行省前保關中有異謀詔右丞粘合珪讞之亨力辯之寃購釋然四年遷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朝廷以考課黜諸路轉運司至則併轉運司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工部侍郎鮮鹽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一切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從之亨復上

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至十七人且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機今止設左右三部事何由辨六曰建元以來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至元三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時有賈胡侍制國

用使阿合馬欲貿易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建言立常平義倉謂備荒之具宜亟舉行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爲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爲平章阿合馬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闕亨之力爲多十年還京師帝

方欲柄用之遽嬰末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子紹庭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元魏時以豪右徙雲中遂家東勝州父恒國初佩金符爲沿邊監榷規運使鮮州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命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

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驟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是之至元十二年調同知漢州徙東平路判官入爲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繫獄其黨巧爲機穽思廉處之泰然卒不能害累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過彰德聞兩河歲饑而徵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

罪死不報章上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
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板即脩隄防實宿
督役水不為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漢中道按察使以
年老不赴俄丁母憂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
復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旨遜而
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俾毋
內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
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
訪使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為請
止飼千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思
廉為請得輸河東近倉舊法決事咸有議劉權歸曹
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思廉累任風
憲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
章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
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徃返數百里不憚勞仍
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
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
不復敢為善矣卒年六十二謚敬肅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

民祖壹仕金爲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
城陷轉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憒無
清施用高言危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
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畧一切求諸己不事
言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
命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
十四年元帥唆都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即辟元
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度我軍
且至遂入于海復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
典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

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
復從宋江東大擾唆都時軍浙東建信告急唆都謀
于衆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
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唆都與
左丞塔出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劍
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
拔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
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固且値我
新得泉州民志未固且暮且失守比我定興化整兵
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

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觧泉州圍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別將裴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于海豊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應也第翦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焉既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昰張世傑死于海中唆都還軍福建夏五月詔立行中書省于福建以唆都行省事參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illegible]寺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年少喜爲不義以資其家竄名卒伍中後得計功授官吏恐盡變不靖請澤悉追奪所授誥其尤無良者會[illegible]始陳積以郡應[illegible]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言吾吏曰固冢至仁禁止京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宥民

奈有違里孟丞令曰民不辜甚言義責善及鬭死
無後者甚曲塵實產並給其族無有司無所異吏不
能遵乃上書江南未定盜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
保衛鄉里爲時一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洶洶澤白行
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
嘗籍者衆恐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
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
故霑多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
于學官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
事要束木貪縱征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

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
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
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載道所
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羙供帳
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
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岡皆永
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詿
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
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
騷動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

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劾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潤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併左右兩道歸廣西宣慰司置元帥府澤爲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廐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剌哈孫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壆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千畝歲收穀若千石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赤干臓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贓縱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御史臺言烏古孫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討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

畋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汝齧其東南陂塘鹻農病者而西北廣衍平衺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潴之爲斗門七提揭六以制其贏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梁皆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民歌之曰舄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致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氏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謚正憲子艮禎仕至中書右丞以功名終

趙炳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弘有勇畧國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積階奉國上將軍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勳閥之子侍世祖於潛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撫閒以炳爲撫州長城邑規制爲之一新己未王師伐宋未幾北方有警括兵斂財燕薊騷動王師北還炳遠迓中途具以事聞追所括兵及橫斂財物悉歸於民世祖嘉其忠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夷雜處號稱難治時參知政事楊果爲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三年括北京鷹坊等戶丁爲兵蠲其賦令炳總之時李璮叛據濟南炳請討之國兵圍城炳將千人獨當北面有所俘獲即縱遣去曰脅從之徒不足治也濟南平入爲刑部侍郎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携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寃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爲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徇情者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

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
年帝念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
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
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橫暴擾民者即建白
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
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
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
已不堪炳密啓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
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惠澤加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命
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之賦充軍資炳復請

自所徵運課足佐軍用請留歲賦以蘇民力令下秦
民大悅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
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爲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搆
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
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賞戰功賚賜有
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帝勞
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
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
叔雲竊弄威柄恣爲不法帝卧聽遽起曰聞卿斯言
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湩陞中奉大夫安西王相

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載[illegible]
素傳借勢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僞詞王[illegible]
畀衣炳妻挐因之時詞王之六盤徙炳等於平涼比
崆峒山因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逮侍二人
馳詣而西旣炳且械琮黨借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
先遣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年五
十九實十七年三月也帝聞之撫髀嘆曰失我良臣
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旣各伏辜
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
曰不共戴天之人所畜之物皆[illegible]民何[illegible]

善之別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爲[illegible]朝舊制
無賻臣下禮蓋殊恩也六月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
丞謚忠愍子六人仁願蚤亡次仁表仁榮仁旭仁舉
仁執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餘俱登顯仕

列傳卷第五十

列傳卷第五十一　元史一百六十四

南京國子監祭酒黄儒炳

司業葉燦補刊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

拜中書左丞日與右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致命筮之其言秘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撿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遂歸田里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筭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筭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更日立法全踵故習顧亦無

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鄺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

行貞觀十九年四月後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稍當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筭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語見郭守敬傳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名二十九年卒以

議中書省事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秉忠薦之世祖召見於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愼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嘗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恂

早以筭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筭數六藝之一定國
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
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
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
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
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
差者裕宗深然之詔擇勳戚子弟使學於恂師道卓
然及恂從裕宗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
告老而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
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欲釐正之知恂

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
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賂立道一無所受但
要日燇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
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
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
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卒
不敢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遣立道奉使按行兩浙
尋以爲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
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大德二年
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輔行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

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立道凡
三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爲之立祠於
鄯善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
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
右司郎中

張庭珎　庭瑞

張庭珎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歲
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宗命監權北京等路賦課
俄改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
庭珎爲必闍赤高麗不請命擅徙居海中江華島遣

以通舟歲可省庸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
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
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
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
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
耕種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
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
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
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
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

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温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

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

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文謙與
樞密張易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
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
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
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
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
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
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
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

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
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
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
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
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
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
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
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
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

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

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西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昻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

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月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

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
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
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
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
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
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盖前所未
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從
筭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
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
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

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
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
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
九年侚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
尚皆未有定藁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爲
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
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
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
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

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瀘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牐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

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
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
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
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
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
著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楊桓

楊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竟
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
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
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
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祕書
監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
黎曾孫碩德家者桓辨識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
昌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宮車
晏駕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
即爲文述璽始末奉上于徽仁裕聖皇后成宗即位
桓疏上時務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親享太
廟備四時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見羣臣訪問
時政得失五曰詔儒臣以時侍講六曰設太學及府

州儒學教養生徒七曰行誥命以褒善敘勞八曰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曰正禮儀以肅宮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曰講究錢穀以裕國用十二曰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曰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曰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財十八曰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曰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曰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二十一曰為治之道宜各從本俗疏奏帝嘉納之未幾陞秘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兗州以貲業悉推弟楷鄉里稱焉大德三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年六十六桓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氏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楊果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合宗遷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為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果以詩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為偃師令到官以廉幹

稱故蒲城故陝皆劇縣也果有應變材能治煩劇諸
縣以果治效為最金亡歲己丑楊奐徵河南課稅起
果為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略河南果為參議時兵革
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
年設十道宣撫使命果為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
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
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前嘗為中書執
政官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
五謚文獻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
若沈默內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

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
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行於世

王構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
舉家南奔公淵獨擔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
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
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
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
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遣
丞相伯顏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

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于京師凡所薦拔皆時之名士十三年從還入覲遷應奉翰林文字升修撰丞相和禮霍孫由翰林學士承旨拜司徒構為司直時丞相阿合馬為盜擊死世祖亦悟其姦復相和禮霍孫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歷吏部禮部郎中審因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入以治書侍御史召屬桑哥為相御史與平章卜忽木交數無南錢穀而督其逋負以十一月時行期歲終貸命明年春還宿盧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卜忽木曰設有罪構當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桑哥死乃免有旨出銓選江西入翰林為侍講學士世祖崩構撰謚冊成宗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書成參議中書省事時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以疾歸東平久之起為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徙之北境學田為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饑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趣召赴闕拜

翰林學士承旨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三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于時子士熙士至中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黙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魏初

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金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胡斜虎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論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月胡斜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焉金將武仙軍次五朶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爲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劾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卒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讒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上拔刃若欲鏦璠然且引一吏與璠辨璠不爲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

縱不加禮柰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
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
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
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金主已遷歸
德復遷蔡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庚戌歲世
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
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
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林年七十賜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
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為掾

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
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
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
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為璠子嘆獎久之即授國史
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
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
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
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
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
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

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爲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搔動遂免括大興兵初又言舊制常叅官諸州刺史止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楊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

焦養直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寶郎爲典瑞監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有以養直薦者帝卽命召見敷對稱旨以真定路儒學教授超拜典瑞少監二十四年從征乃顏二十八年賜宅一區入侍帷幄陳說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每忘倦嘗語及漢高帝起自側微誦所舊聞養直從容論辨帝卽開納由是不薄高帝大德元年成宗幸

柳林命養直進講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詔賜酒及鈔萬七千五百貫二年賜金帶象笏三年遷集賢侍講學士賜通犀帶七年詔傅太子於宮中啓沃誠至帝聞之大悅八年代祀南海九年進集賢學士十一年陞太子諭德至大元年授集賢大學士謀議大政悉與焉告老歸而卒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謚文靖子德方以廕爲興國路總管府判官

孟攀鱗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爲西北路招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鱗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午爲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擢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

平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孳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詔命孳鱗會太常議定禮儀孳鱗夜晝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復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平原郡公謚文定

尚野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野幼頴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至元十八年尚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爲汝州判官廉介有爲憲司屢薦之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攺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官遂罷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孫始命野分學於上都以教諸生仍鑄印給之上都分學自野始俄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

野密請御史臺乞出帑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育
仁宗在東宮野爲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賓客姚
燧諭德蕭𣂏入見帝爲加禮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
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
國學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廕補官野多
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與將來者習
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皇慶元年
陞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二年夏移疾歸蒲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六年

千家年六十六贈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
追封上黨郡公諡文懿野天性開敏志趣正大事繼母
以孝聞文辭典雅一本於理子師易蘄州路總管府
判官師簡中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

李之紹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
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
修世祖實錄選名儒充史職以爲紹李謙薦授將仕
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
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

併以稾進煜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大德二年聞祖母喪辭歸復除編修官陞將仕郎六年陞應奉翰林文字七年遷太常博士九年丁母憂累起復終不能奪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階承事郎四年陞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遷國子司業延祐三年陞奉政大夫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心四年十二月陞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七年召爲翰林直學士至治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子朂蔭父職尙知諸暨州事之紹平日自以其性遇事優游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勵有文集藏于家

列傳卷第五十一